



您现在的位置： 书法艺术—> 新闻资讯

访北大书法研究所副所长王岳川教授

2007-7-16 19:30:16 作者: 刘静

在全球化语境中建立东方书法形象

——访北大书法研究所副所长王岳川教授

北大新闻网记者：刘静



王岳川

听王岳川讲文化谈书法是一种享受。纵横古今、贯通中外，每个话题他都能洋洋洒洒地谈上几个小时。浑厚的嗓音、严密的逻辑，加上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配以收放自如的抑扬顿挫，让人不觉间已经忘记了周遭，跟随着他思想驰骋：在隽永、灿烂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怡然畅游，为中华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碰撞中的运命起伏感慨万千，也并不由自主地坚信：经过创新的东方文化一定能成为21世纪人类世界中的重要思想。

这个温文尔雅的四川人，五岁开始习毛笔字，如今，写得一手好书法之余，钢琴、古琴、二胡等乐器也是样样精通，诗情满怀的他，每逢中秋之夜都会在未名湖畔拉起《二泉映月》。从国学到文艺美学，从西学到文化研究，再到全球化中遭遇到的国学问题，这个骨子里浸透着中华文化底蕴的学者，一路走来，伴随着一路光辉：1991年年仅35岁的他被破格提为北大副教授，1993年又再次破格成为北大文科最年轻的教授，1994年便被列为“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1996年成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评审委员，1999年成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学者。

正本清源：首倡“文化书法”

写了四十多年书法的王岳川，始终坚信，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处于核心层面的书法，是中国文化身份的指纹，也许是让中国唯一不同西方的文化身份标志。



王岳川书法日课

于是，这个尊崇二王笔法、张扬魏晋风骨的北大教授，为书法界的一些反文化、反书法的颓败之气而痛心。书法界美术化，技巧化甚至全盘西化的趋势，市场化的习气，以及充满了“怪力乱神”、旁门左道之气的所谓标新立异，促使有识之士发出“要扶持书法界浩然正气，阐释书法经典价值”的呼喊。这种呼喊，是季羨林、任继愈等国学大师的心声，也是北京大学书法界的努力方向，这其中，呼声最高也将之付诸实践的便是王岳川。

王岳川认为，如果一个书法家在文化素养方面存在重大空洞，他的书法就是僇丁之学，就丧失了书法灵魂和鲜活的生命。没有了中国文化精神张扬凌厉的奠基，所谓笔墨功夫也就不了了之，无可如何。“道之不存，技法必行之不远，虚幻热闹之后必将归于销声匿迹。”

1993年，王岳川便与金开诚教授共同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1995年北大版），这本号称中国书法界最厚的书法著作（260万字），被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沈鹏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重要而全面的一本书法著作，甚至一度被韩国书法家们称为“中国书法界的‘圣经’”。然而，王岳川却越来越发现，光靠编书来匡扶正气力度是很小的，成立一个专门培养人才的书法研究所才可能有所作为。



王岳川与沈鹏先生对话

2003年，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在当时的艺术学系挂牌成立，季羨林、任继愈、饶宗颐、梁披云、文怀沙、叶朗、沈鹏、欧阳中石、张海等先生任顾问，金开诚任所长。在北京大学深厚的文化根基之上，担任书法所副所长的王岳川“文化书法”的理念也随同研究所一起应运而生。

在《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中，王岳川提出了书法文化的概念，强调书法和文化的血肉联系；十几年后，“文化书法”的提出，则在书法文化的基础上更上了一个境界：它强调的是文化对书法的根本性意义。他认为，真正的书法是超越于技艺之上的无法之法，而正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文化造就了这“无法之法”。“拿一块石头扔到水里，这块石头不管它多么轻都会沉下去。要让这块石头不沉下去，有一个办法，我们造一艘船。如果这艘船造得足够大，它能载动比石头本身还要重的更多的东西。这个石头就是书法，这个船就是文化，这个水就是这个社会。如果我们用这个石头去打这个社会，它很快就会掉进去了，它就只会变成某幅作品的一个价格。但是有了文化，我们就可以载动更多的书法。”

“文化书法”是北大书法所强调的书法教育纲领和书法文化身份的体现。王岳川强调，文化书法不是流派，也不是新创的一种书法形式，而是旨在纠正时尚书法的唯技术主义、唯美术主义、唯视觉主义及市场主义等。强调要回归到书法本身温润的人格内涵、恢宏的意义表达、美妙的诗意呈现、广博的人间关怀。因此，北大书法教育更强调书法的文化内涵，注重创作中内容多些孔老孟庄、经史子集的内容，籍此传播中国文化的审美编码，从而实现书法对人的塑灵性。

这一理念提出后，得到了书法界众多同仁的赞同，他们认为，“文化书法”是当前书法的一种文化思考，它表明了当代书法承续传统精神后的一种新的发展可能性和未来方向性。



王岳川与澳门梁披云先生对话

继“文化书法”的理念之后，王岳川提出了“走近经典”与“走进魏晋风骨”这一“文化书法”的具体步骤。他说，文化书法的第一步就是倡导发现“魏晋书法风骨”，使之成为今日书法的精神资源和文化地基。他认为，魏晋是书法真正觉醒的时代，魏晋书法是个体历尽艰辛坎坷之后的生命精神和艺术气象的整体提升，是中国书法格高韵深、追求高远人生理想的代表。“走近什么同时就意味着远离什么。”所以，“走近经典”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远离小我一己的狂妄，对书法经典保持尊敬，对“历史辉煌”的时代加以接气并重新阐释。

矢志不渝：找回北大书法传统

“北大离书法有多远？就是中国离书法有多远！”面对社会上有人对北大当代没有真正书法大家的疑问，王岳川掷地有声地如此表示。他认为，书法在当下中国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书法的实用性消失了，现在很少看到人们用毛笔给对方写一封信札；其二，在整个世界西化的浪潮中，中国传统上经史子集的言说方式消失了，言语方式开始西化起来，古人的传统风范一去不返。”

北大和中国一样经历现代性的磨难和机遇，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的北大人也意识到了西方现代化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不愿随波逐流、勇于革新的北大人也正在努力走进书法文化，建立文化书法体系，改变这种彻底西化的模式，为东方艺术留下一些话语和审美空间，为西方关注东方艺术留下文化备忘录。



王岳川与香港饶宗颐先生对话

“北大书法所要做的不是崛起，而是找回失去的自我，找回将近一个世纪失去的老北大老学者的传统风范。”二十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对艺术教育十分重视，不仅在北大讲授美学美育课，还在北大组织“音乐传习所”、“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请沈尹默、马叔平教书法，还聘请徐悲鸿、陈师曾、陈半丁等一批著名艺术家到北大授课和指导学生接受传统文化艺术熏陶。其后，诞生了一批在书法创作和理论上都很有建树的人物，如蔡元培、胡适、罗振玉、毛泽东、鲁迅，以及以理论见长的朱光潜、冯友兰、宗白华、邓以蛰等。

昔日的辉煌纵然不可复制，但循着古人的传统，做出今人的奉献与努力则也颇振奋人心。

四年来，北大书法所立志要将断了八十年的书法教育传统加以“接气”，要在正日益完善的文、理、艺三位一体的格局下，用书法将中国文化精神传承下去。王岳川深为认同梁启超、冯友兰对书法的看法。梁启超认为：“各种美术之中，以写字为最高”；冯友兰说：“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些弊病是不可救药的。”

除聘请国学大师们给学员们培养文化素养外，书法所还请季羨林、任继愈、饶宗颐、梁披云、文怀沙、叶朗、沈鹏、欧阳中石、张海、苏立文（英）等任顾问，聘请李学勤、刘正成、曾来

德、张旭光、曹宝麟、王家新等学者和书法家为客座教授，还请文怀沙、周汝昌、冯其庸、楼宇烈、程大利、葛兆光、阎步克等著名学者、艺术家，港澳台地区及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美国等著名的艺术家、学者授课和指导研究生的艺术创作活动。



英国牛津大学著名艺术史教授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教授给北大书法研究生讲课

编写北大书法教材，招收研究生班，在国内外举办各种书法展，出版书法作品集，创建北大书法网……一无人编制，二无经济来源，三无活动场所，北大书法研究所在“怀着用笔纸墨来做奉献之梦”的金开诚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王岳川的带领下，克服了种种想象不到的困难，终于做出了可喜的成绩：2006年4月底，首届书法研究生班毕业作品展在首都博物馆进行了展览，近200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书法作品，向社会交出的一份厚重的答卷；2007年9月，近十本大学书法教材及学术研究著作也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大书法所在东京与日本著名书法家举行书法展并就东亚书法未来进行对话

首届招收的66名书法研究生班学员，如今已经学成毕业，有两位研究生获得北大硕士学位。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不仅从北大习得了书法思想、人文素养，使自己作品的境界和档次有所提升，他们也将回到祖国各地，将这种书法思想传承下去。王岳川说，尽可能在有生之年再招收十届研究生学员六百人，每一个人再去影响一百人，如此一来，通过书法高等教育的努力，中国书法界的正气何愁不扬？

王岳川既在中文系教书带博士生，又在书法所招收书法博士生和访问学者。“在书法所忙碌的日子里，几乎没在夜里12点之前回到家，没在凌晨2点之前睡过觉。”王岳川说，为北大书法所付出的辛苦，比他在中文系单纯作学术要累十倍不止。但是“他很快乐”，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事情有多重要的价值。“爱惜生命的方式就是加倍地使用它，更努力地去‘压榨’它，使它产生超越生命本身的能力和思想。”他认为，生命必须被意志塑形，必须给生命一种喷枪般的喷口——平静散漫的水经过喷口才会变得有力量，才会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切出刀痕。

王岳川曾在14岁下乡到农村当了少年知青，有一次去放牛，从牛背上摔到了山崖下。那是一个幼小的生命第一次对死亡的体验。38岁那年，他为了《中国书法文化大观》通宵达旦工作几天，最后高烧发到42度，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又一次体验了死亡的滋味。然而，他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出现奇迹。他已真正懂得了“向死而生”的道理，也透彻地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个人生命的机械延长也难达到永恒，与永恒生命力沟通的时刻恰恰是人生诗意化中那些忘我陶醉的瞬间。”

凭着顽强的意志，他做到了，不但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切出刀痕，而且邂逅了无数个另他忘我陶醉的意义瞬间。

在全球化语境中“发现东方”、“输出东方”

“按照西方对艺术的分类，诗歌、小说、绘画、建筑、电影、电视等七种艺术种类，当下中国因为跟在西方后面跑而终于落人之后。唯独书法这个中国文化的指纹还没有完全败，它不应该败，也不能败。”王岳川说，中国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在迅速地提高，唯独“文化赤字”在不断扩大，这一点，他在国外的几年的访学经历深有体会。他认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痛感神经，不得不起而作为。

一次在韩国举行的书法界国际交流会上，有与会者在发言中挑战中国书法的传统根基，挑战中国现代书法在当今世界的地位，甚至断言，书法大师在中国已经消逝，中国书法将败给韩国。王岳川被这种文化歧视激怒了，他站起来据理力争，那以后，他在各种国际会议都曾与这些文化挑衅“过招”，他开始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书法必须高瞻远瞩，必须从浮夸、走穴、因袭的坏习气中走出来；他更清楚地知道，东西方都应该更好地认识东方，中国的文化输出需要迈更大的步子、做更多的努力。



王岳川教授与法国著名书法家柯乃柏教授（André Kneib）讨论中国书法世界化之可能性



王岳川在韩国国际书艺学术大会上讲述《中国书法与纸张》

1985年，王岳川毅然放弃教育部的工作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刻苦用功的他，第一年就翻译了20万字的《文艺现象学》，还写出一部25万字的《艺术本体论》。在做了十余年西学研究之后，他开始意识到仅仅做西学的“拿来主义”是不够的，1997年，他开始转型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文化形象问题，开始思考21世纪中国在亚洲文化发展的关键。从研究汉唐诗歌再到西学研究，再重回国学，他在不断“非我”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念：“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古代坐标、当代问题”。他强调这中、西、古、今四条“腿”，缺一不可，否则学术平台就有可能坍塌。

在力求贯通中、西、古、今的学术研究之中，王岳川坚信，中国文化是温润的、大气的，是和谐的、非好战的，这种文化精神需要有更清晰的声音传递给西方。于是，他开始“站在中国立场上向世界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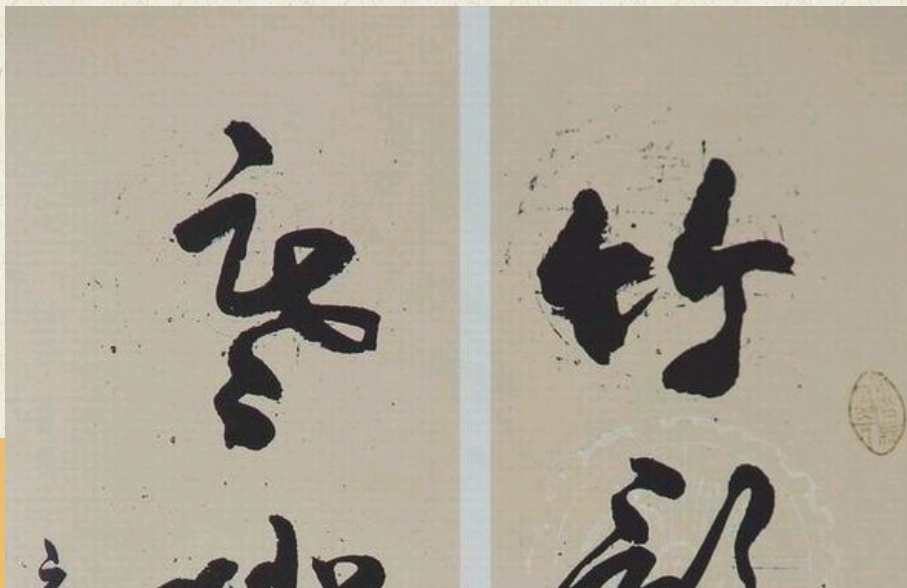
他一直认为，一个学者或者艺术家不能总是咀嚼自己那点痛苦，而应该像杜甫那样，大气一些。“重塑文化，再铸国魂”，王岳川号召这一代甚至接下来的几代学者们肩负起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他说，这是源于知识分子的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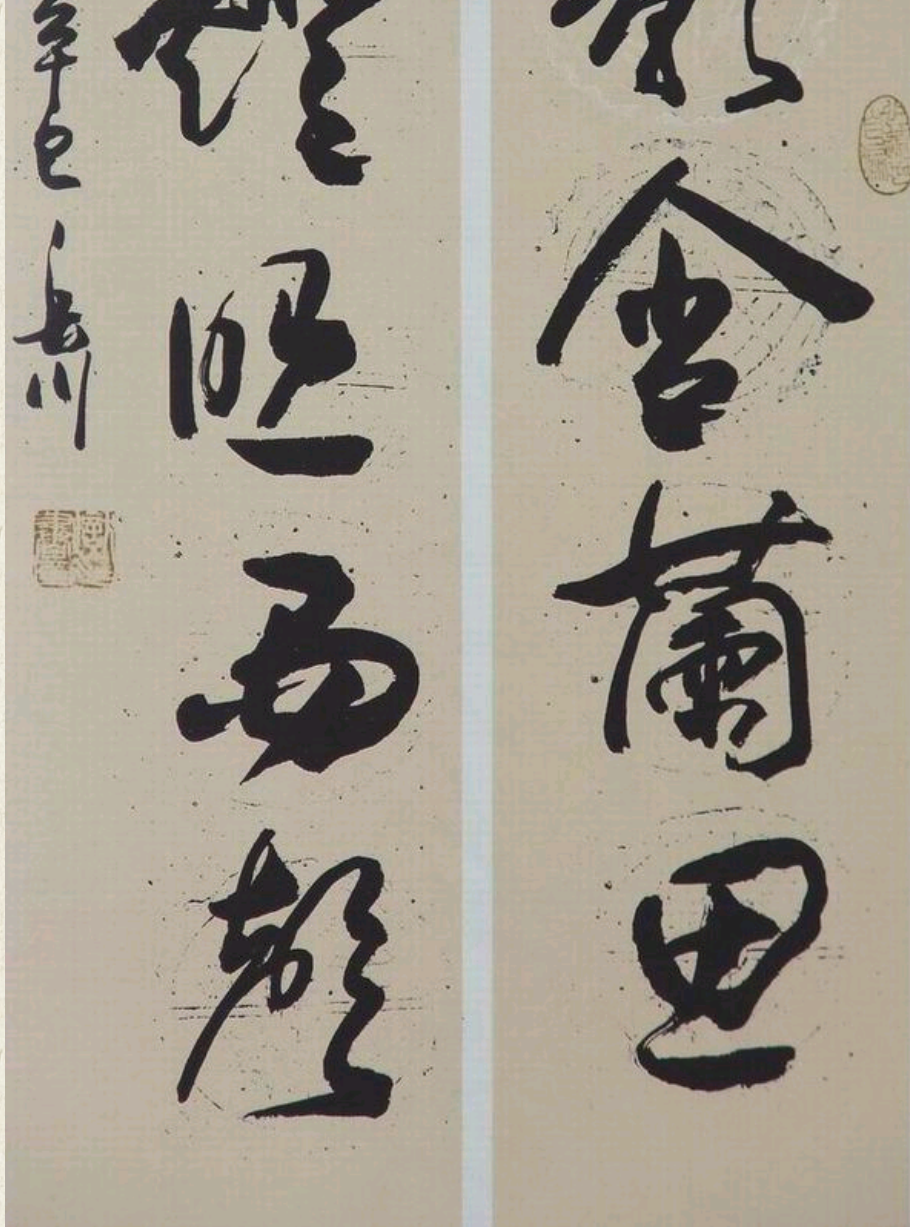
从《全球化与中国》到《中国镜像》，从《发现东方》到《中国文化身份》，他的思维方式是“世界与中国”的，而不是“小我一己”的；他的视野是开阔的，心怀是宽广的。他说自己要象萨义德一样，不断质疑西方中心的误区，不断地发现东方，也要努力地“输出”中国文化，从而减少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文化误读”。

对于东方文化中最具有特色的书法，王岳川认为它代表了东方文化当中最具有亲和力、和谐力的一方面，因此，在韩、日、美等国举办各种高水平的书法展，翻译各种书法研究著作……王岳川决定把书法输出视为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站。

在接下来的五年内，翻译三百本向海外介绍中国的书籍，拍一系列反映中国文化的电视文化片（《发现中国》已经拍摄了20多集），在民间创办对外汉语语言培训的学校，创建海外文化宣传讲演团……王岳川坚信，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21世纪，中国文化一定会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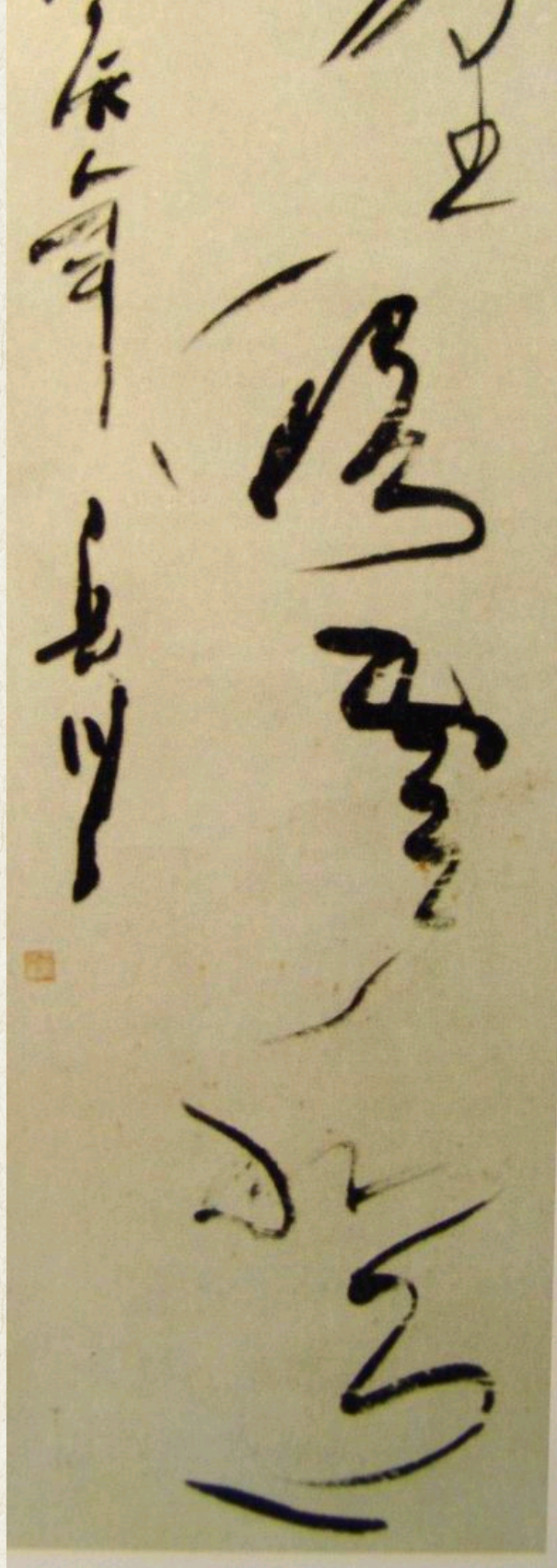
王岳川行草对联





王岳川草书 八千里路云和月





王岳川书法草书《中庸》句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王岳川草书“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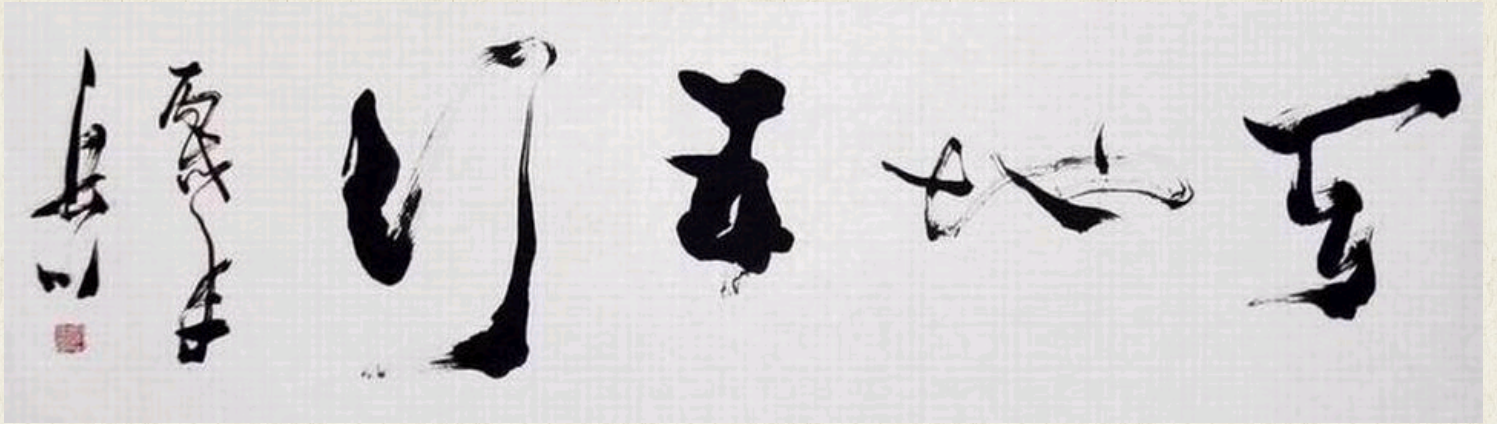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王岳川





王岳川草书 天地五行



王岳川临《兰亭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
 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
 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
 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
 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
 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
 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
 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之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
 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
 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
 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岳川書于蘭亭叙 辛巳歲末於北京大學

十至少
暢曲水列
氣清惠
信可樂
能之外雖
至及其
能不以之
以感之由
揚為安
以興懷

王岳川行草观鱼



上一篇：季羨林先生对北大书法所主办的“三国四校”书法展寄予厚望

下一篇：书法所研究生凌征伟马来西亚个展获圆满成功

版权所有：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 Copyright © 2006

电话：010-62767586 传真：010-62767096 邮编：100086 E-mail：pkushufa@126.com